

·深切缅怀唐敖庆先生·

# 大写的“人”

## ——忆唐老

路 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北京 100085)

2008年7月15日, 骄阳似火。

我得知唐敖庆先生正在抢救的消息, 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北京医院北楼 805 病房, 但已经晚了。先生已于 2008 年 7 月 15 日 11 时 15 分停止了呼吸。

我曾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唐敖庆院士的秘书, 历时 6 年。

今天, 回忆起唐老的许多往事, 历历在目: 唐老——一个大写的“人”。

### 1 大科学家的风采

唐先生是我国现代理论化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在我国科学界影响深远。他学识渊博, 虚怀若谷, 德高望重。唐老就是一面旗帜, 闪耀着科学家的熠熠风采。

他 1955 年被评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一生出版 8 部学术专著、300 多篇学术论文。“分子内旋理论”于 1956 年获自然科学奖 3 等奖; “配位场理论”获 1982 年自然科学奖 1 等奖; “分子轨道图形理论”获 1987 年自然科学奖 1 等奖; “高分子缩聚加聚与交联统计理论”获 1989 年自然科学奖 2 等奖; “原子簇的结构、化学键和结构规则”获 2000 年自然科学奖 2 等奖。唐先生的科学成果为世界化学界所承认, 为我国化学科学做出了杰出贡献。

与唐先生接触过的人无不为其缜密思维、广阔视野和平易近人的作风所吸引和折服。我不止一次看到他和大家一起在大食堂吃饭, 端着饭盒与著名科学家讨论重大科学问题; 也不止一次看到他虚心平等地与 20 多岁的年轻人讨论学术论文。他常常对我说: 追求真理是科学家的天职。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没有级别的高低。

### 2 共产党员的情怀

1992 年春天的一天, 唐老师照例准时来到办公

室。我把要向他汇报的工作汇报完以后, 他问我: “党委希望我给党员讲一次党课。我想了想, 现在很多新党员对党的历史不了解, 是不是可以从这方面讲一讲?”

“那当然好。”我说。

“有什么新材料吗?” 他问。

“有一部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我也刚刚看到。”

“那好。我们就以此为基本教材。”

我连忙说: “有 40 万字, 全都准备吗?”

因为我知道, 这是一部新出版的党史, 我也正在看。40 万字, 对我们这些眼睛正常的人尚且不能在短时间里看完, 更何况对唐老师, 一位近视达 2000 度的老人, 谈何容易。况且, 一次党课也不用花那么大的力量啊。

于是我说: “是不是可以找一些现成的辅导资料, 那样可以……” 还没等我说完, 唐老师打断了我的话:

“不! 备课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还是趁这个机会, 重新学习一下党的历史吧。我们就以这本书做教材。明天开始, 每天上午你读, 我们一起来备党课。”

我在心里算了一下: 每天 2 万字, 不算星期日, 得 30 天。为了一次课, 值吗? 我没有说出口。我了解唐老师, 他的认真是出名的。他在吉林大学就是这样。因为眼睛不好, 所以, 他的备课实际是背课。每次课他都把教案背下来。这个作法他也带到了基金委。记得他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一次全委会上的报告, 2 小时的报告、大量数字, 他没用稿子, 全是背下来的。人们惊呼: 唐主任有一个计算机式的大脑。现在, 这次党课很可能意味着他要把这本书背下来, 然后他再讲出来。

果然, 从第二天开始, 我每天读 2 万字。他认真

本文于 2008 年 7 月 25 日收到。

地听，神情专注，一丝不苟。我知道，他是在往心里记。

一个月就在读书中度过了。

到了上党课时，唐老师以他特有的讲课风格给全体党员上了一次生动的党课。那本书的基本内容他真的融在讲课中，反映非常好。可谁知道，为了这次党课，唐老师付出了多么大的心血和努力。他是用心在上党课，在他的党课里融入了一个共产党员火热的情怀。

### 3 教授本色

唐老师是国内外著名的教授。自从调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以来，他的学生就有点担心：还能听到唐老师的课吗？他们的课程怎么办？研究生怎么培养？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唐老师是第一任委员会主任。中国的科学基金制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其运作模式、评审原则、资金安排等一大堆事都要从无到有地干起来，工作千头万绪。有的同学就问：“唐老师别不会不管我们了吧”。

我接手秘书工作以后，跟唐老师谈起这件事时，他也说：“学生的事很重要，要安排好。”但基金委的工作和带研究生仍然是不可回避的矛盾。唐老师也一直在寻找一个好办法。有一天上午，处理完工作之后，唐老师对我说：“看来把课程集中起来在假期上是个可行的好办法。最近这一段有点空儿，已经快放假了。我们准备一下，利用放假的时间回吉大，给研究生上课。”

时值盛夏，长春虽然比北京凉快一点儿，但也是很热的。加之长春一般很少安装空调，所以，实际上，比北京还热。我说：“可不可以请别人代讲？”唐老师看了我一眼，慢慢地但坚定地说：“不行，是教授就要上讲台！不然是什么教授？没有学生哪来的教授？”他说得有点儿动情。在他的眼里我似乎看到了更多。

我们回到吉大的第二天上午就是唐老师的课。他像在学校时一样，只拿一根粉笔走上了讲台。不用讲稿一口气讲了一上午。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按照教学要求尽职尽责地履行他的教授职责：是教授就要上讲台。

在吉大化学系，“老师上课不能看讲稿”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它始于20世纪50年代，始于唐老

师。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已经80高龄的唐老师一直身体力行。我知道，学生在他心目中的地位，知道教授的称谓在他心中的责任。为了上好课，他要付出多么大的努力。为了备好课，我已记不清他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他那计算机式的记忆力和令人拍案叫绝的讲课艺术都是用心血和汗水浇灌的结果。

看着他在讲台上口若悬河、深入浅出地讲解着当前最前沿的复杂的化学问题，看着下面听课的老师和同学们赞叹的眼神，一股由衷的敬意在我心中油然而生：这就是教授本色。

### 4 生命线之歌

在中国化学界历来有“南卢北唐”之说，意即：就化学的最高权威而言，南方是卢嘉锡，北方是唐敖庆。可见他在中国化学界乃至科学界的影响和分量。唐老也是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事业的奠基人，在他就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后，又有了行政权力。因此来自方方面面的条子、电话纷至沓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加关注他的所作所为。有的人也希望利用与他相熟相知的种种关系能得到特殊的关照，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态度非常明确：按“十六字方针”办。并对我说：不管谁，都不能特殊。

有一次，唐老师在外面开会。我接到一封信，是唐老师的一位老朋友写来的，希望在申请的项目审查时能予以关照等等。我知道唐老师的脾气和在这种问题上的态度，于是我按惯例把信转给有关部门，并特别强调：唐老师的要求，是“按十六字方针办”。有关部门有点犹豫，担心唐老师会有其他想法。我说：“不会的。”于是有关部门按原则做了处理，这个项目落选了。

等唐老师回来，我向他做了汇报。他说：“做得对。公正是我们科学基金制的生命线。离开了这一点，就是对科学家的背叛。我们就会被科学家抛弃，也会被历史抛弃。”唐老师还特别强调：“我们要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这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作者曾任唐敖庆院士的秘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科学基金杂志部副主任）